



【记忆】

## 一台红色油印机

□王安民

前不久，孩子给我买了一台打印机。看着它流畅地吐出一张张清晰的文稿，我想起了80多年前父亲用过的一台油印机，它曾经见证一段红色的历史。

我的父亲王秩山，1911年出生于滨州沾化县下洼镇皂户信村，家境贫寒。因为小时候上过私塾，识文断字，1933年被选为本村“学董”。1936年初，受无棣县早期共产党人傅文沐(原名傅洁臣，化名王哲)的影响，父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傅文沐与我家是远亲，虽然年龄只小几岁，但按辈分他要喊我父亲舅舅。傅文沐在惠民县山东省立第四中学上学时，就接受马列主义教育，他借着回外祖父家探亲之机，广泛开展工作，宣传革命道理，成为我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。就在这一年，党组织决定，父亲以“学董”的公开身份作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。

1937年3月的一天晚上，我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门一开，傅文沐匆匆地闪了进来。这天晚上，傅文沐的妻子李从云利用产期掩护他脱险，逃过了敌人的追捕。傅文沐把一台油印机送到我家，还有100元经费，他向父亲讲明了脱险经过，同时交代了任务：一是印制抗日宣传文件；二是保持与上级组织的联系。

在此期间，傅文沐教会我父亲刻钢板、印刷，在他的指示下，还专门在我家西院小北屋开设了一个杂货铺作为掩护。每次印出传单、文件后由傅文沐或其他同志带走，剩余的一部分由父亲秘密分发给附近各村学、开明人士等。这样，父亲白天站柜台卖货，夜间刻钢板、印传单，经常忙活一宿。我家西院南屋墙角屋顶上有一个夹层，就是藏传单、底稿的地方。

父亲不但印传单，还兼着交通员工作，送情报，送传单。1937年11月，父亲受委派送信到南皮县附近的“冀鲁边区工委”，找到于文彬、马振华两位同志，完成了任务。当时，于文彬任冀鲁边区工委书记，马振华任组织部长。没想到的是，1938年6月，父亲再去“冀鲁边区工委”送信，从马振华那里得知于文彬牺牲的消息。1940年，马振华也牺牲了。

1938年3月4日，无棣县党的负责人傅文沐秘密发展我父亲为中共党员。也在这一时间，于慎德建立了沾化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——下洼镇于家村党支部。他以教学为掩护向青年传播共产主义思想，教育贫苦大众团结抗日。后来，于慎德和傅文沐取得联系，从我父亲那里拿传单。此后，于慎德常去我家取传单，与我父亲熟悉起来。当时环境恶劣，地下斗争要非常隐蔽，幸亏杂货店经常进货、出货，不太引人注目。10月的一天，因为要运走的传单太多，目标太大，为了隐蔽，于慎德借了牲口套上大车，车上装着青菜粮食之类农产品，下面藏着文件、传单，躲过敌人的眼线，安全地把宣传品运回家中。于慎德发动学校里进步的教师同仁们以及夜校的进步青年帮助散发。一夜之间，标语传单传遍全区各村，造成极大的声势。

于慎德是沾化党组织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，曾任庆云县委书记。1942年6月19日拂晓，于慎德与100多名同志被日军包围，激战中他重

伤被俘，受尽酷刑，宁死不屈，惨遭敌人杀害，年仅35岁。

1938年夏天，组织上有一批经费需要转送，有几十块银元，这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巨款。沿途有国民党的哨卡、特务，还有土匪出没，一个普通农民携带这么多银元，既不安全，也容易引起怀疑。父亲就让我奶奶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高粱面蒸成饼子，把银元一个个蒸在饼子里，就这样背着干粮袋，扛着锄头，装扮成出门打短工的模样上路了。没想到途中因为天气炎热，饼子破裂开，露出了里面的银元，这可咋办？父亲情急之下，躲到僻静处，掰下一块饼子，嚼成糊状抹到裂缝处，这样一路“涂涂抹抹”，终于把银元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。

1938年底，组织上决定杂货铺停业，暂停印刷文件和传单，利用有利时机，指定父亲充任苏家乡伪乡长职务，以公开身份掩护进行地下工作。1939年初，组织派我父亲化名“李振乾”打进“鲁北行署直轄第三旅第三团”中搞抗战地下兵运工作，分化瓦解顽军。这个团人称“傅三团”，团长叫傅瑞五，曾经为匪，人称傅老七。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如同行走在刀尖上，在这样一支土匪混杂的队伍里搞地下工作，不仅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，还会遭遇百口莫辩的误解。父亲回忆，他曾经很苦闷，因为穿着国民党军服跟匪混到一起，让很多人产生误解。要忍受民众甚至亲人的责骂和误会，不能有任何解释，只能无条件地执行组织安排的任务，默默地潜伏。

1939年10月，八路军一一五师“东进抗日挺进纵队”一个连进抵沾化冯家一带活动，与傅瑞五部搞武装统战工作，父亲以傅部军官的公开身份被派去这个连介绍日伪敌情等情况。傅瑞五还宴请八路军干部，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，但两天后父亲获悉，傅瑞五设下圈套，想吃掉八路军这个连。情况紧急，父亲经上级批准直接找到八路军汇报情况，并与他们研究转移路线。经过周密策划，这个连迅速脱离险境，安全返回根据地。

谁知父亲的行动竟被顽匪觉察，回去就被绑了起来，重刑拷打，他没泄露半点机密，坚决不承认和八路军有关系。后经组织营救，父亲获释，仍在傅三团留用，因为腿伤留下了后遗症。10月28日，傅文沐来家探望，两人商定把油印机转移到本村王荣华(傅文沐表弟)家。

担任无棣县委书记的傅文沐一次带领手枪队参加地委会议返回途中，在单家屯遭日军包围，战斗中壮烈牺牲。每当回忆起傅文沐，父亲总是泪流满面。

1944年，在八路军强大的攻势下，在父亲和王荣安等多位地下工作者的争取下，傅瑞五率部起义，被改编为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沾棣独立团，傅瑞五和他的“傅三团”获得了新生，转战在渤海区抗日战场。

那台油印机后来被王荣华交给了沾化县委，1964年还曾经展出过，父亲见到时兴奋地说：“这就是当年我用过的油印机！你看，纱网边框的左下角坏了，我还钉上了一个钉子。”

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，我常记起父亲和他用过的油印机，它是那段峥嵘岁月的见证。

【浮生】

## 燕子不住忧愁家

□牟民

燕子分为山燕和家燕，它们均有矫俏灵敏的身影，展翅于高空，穿云越雾，跟风雨嬉戏；飞行在地面，腾挪之间，啄食虫豸。山燕脖下黝黑，肚子皎白；家燕除了白色肚子外，大都有着咖啡色“围脖”，温柔可人。

记得多年前，我们居住在老房子里，屋内正间北顶面有阁子，那个阁子是用来贮藏地瓜芋头的。家燕跟我们耳鬓厮磨，将窝垒在阁子底下。我们的家燕很勤快，年年垒窝，从阁子北面垒砌，一年年衔接起来。有时候，家燕飞回南方去，燕窝被登阁子的家人损坏了，燕子回来，赶快修补，衔接起的燕窝天衣无缝。不知不觉到了四月，会听到窝里小燕子的稚嫩声音。小燕子在温暖的窝里玩耍，只听见叫声，很少见影子，它们要放风了，才露出头。

要做饭了，踩着凳子，伸手将阁子里的芋头地瓜够下来，够不着了，让半大的我们踩梯子爬到阁子上往外拿，母亲总会喊着：慢点儿，靠边，别惊了燕子。

脚轻轻挪动，阁子里铺的高粱秸吱吱嘎嘎响，底下的燕子吱吱喳喳飞了出去。我缩紧身子，慢腾腾地挪，生怕踩出声音，或者动了燕窝。

记得那年春天，79岁的奶奶病了，躺在炕上，嘴里念叨，燕子咋还不来呢？奶奶说，燕子要是不来，她的病不会好了。念着念着，燕子第二天就来了，奶奶的病跟着好了。第二年家燕没来，来了两只白肚子的山燕，它们围着院子飞了几个来回，站在房坡，一个劲儿叫唤，然后双双在北大河旁衔泥，在屋檐下垒窝。

燕子不住忧愁家，燕子在我们心里，那

【世相】

## 听漏

□陈卫中

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“听漏”是否算一行呢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的是，朋友老葛一直在做听漏。

听漏，听啥？没有亲身体验，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知道。听漏，听水漏，听水漏出管道时发出的声音。老葛，从20岁开始，一直在自来水公司听漏。输水管道走在地下，是否漏水，看不见，只能靠听。就像医生，脖子上挂着听诊器，听心跳的声音、脉动的声音，从声音的细微差别中找出问题和病症。老葛也用“听诊器”，听地下水流的声音，诊断是否漏水。

认识老葛，正是因为听漏。那时，我在办公室负责后勤。一段时间，单位的用水量突然增加。单位小，没有专职水电工，外请水工师傅来，检查几天，也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。最后，向自来水公司求援，派来的师傅就是老葛。

老葛也没带来什么像样的仪器设备，一根一米多长的“铁管”，一个系着链子的“铁盘”。行吗？我真怀疑。

老葛问了问大楼的水管走向，不多说，就干了起来。从进水总阀开始，先查主管道，走两步，把铁管一端或铁盘放在地上，把耳朵贴在另一端，听。又走两步，又重复这个动作，听。主管道查完了，没发现问题。又分别查支管道，仍然重复着前面的动作。一步一步，一支一支，眼看所有管道都要查完了，仍然没有找出问题。失望的气息越来越浓，对老葛专业性的怀疑也慢慢从心底升起。

在离墙根一步远的地方，老葛停住了脚

是吉祥物。奶奶喜欢燕子，她不准我们动燕窝。有一年，我和哥哥在屋檐下掏了两个燕窝，放到棉絮里，想看看怎么孵出小燕子。奶奶不知怎么知道了，拿着烧火棍，逼我们把燕窝放回窝里。奶奶嘴里念叨着，燕子姑娘奶奶你别怪孩子们，要怪就怪我老婆子吧！

后来母亲对我们说，不要动燕窝，不要伤了燕子，否则，眼睛会瞎的！我们立即捂住眼睛，真怕眼睛看不见。我问母亲，燕子跟眼睛有啥关系？后来才明白了，燕子的“燕”跟“眼”同音，在村人的民间说法里，伤燕子便是自毁眼睛。不巧，村里一个男孩因为仰头捅了燕窝，伤了小燕子，同时泥土落进眼睛里，第二天他的眼睛红肿得睁不开。他母亲点着他的脑瓜子说，再叫你拙索(祸害)燕子。我们听了大人的警告，再看见燕子，有些肃然。

上学出门耳听院子里的燕子吱吱喳喳，心情愉悦，脚步轻捷，燕子飞向天空，伴我们走一程；放学归来，燕子站在房坡，相互对话，见到我们，展翅下来，仿佛拂去我们头顶的灰尘。有燕子的院子，装满了快乐。

每当做晚饭苞米粘时，奶奶总说，好好看着，苞米粘里有虫子，捉了放到燕窝边。我们踩着凳子，把捉到的虫子放到燕窝的出口，待老燕子回来，叨给小燕子。燕子繁殖多了，便是一个大家族。老燕子只要有能力飞回来，一定会找到我们家，那些小燕子跟着在我家周围寻找新家，一代代繁殖生存下去。

如今，回到老家，那老房子还在，开门进屋，陈旧的阁子黑乎乎的，一半燕窝挂在空中，早没了燕来燕往，家燕基本绝迹，山燕见人去屋空，也不愿在老房子里寂寞。条件好了，我们家盖了新房子后的第二年，燕子来了，它们把窝垒在敞亮通风的平房过道里，往来之间，过道生机盎然。

步，听了又听。在地上画了个圈，老葛招呼我和水工，肯定地说，就是这里漏水了。

地面上看不出任何水迹。我看看水工，水工看看我，我们又一起把目光转向老葛。

“没错。错了我不负责。”老葛板着脸，那样自信。锤开水泥板，挖走黑泥土，水管露出真容。果然，水管上有一眼喷泉，水不断喷出。“听漏人耳朵里住着水妖，哗啦啦唱着歌找出口。”老葛收工，我们诚服。从此，我们成为朋友。

全城的输水管网，新区的还好，老城区的时间长，资料不全，漏水隐患多。老葛的工作任务很重、很忙，想约他小聚，不知道得打多少次电话。

老葛说，他们公司听漏工就三个人——他师傅，他，他刚收不久的徒弟。师傅快要退休了。经过几十年的磨练，老葛练就了自己的绝招。根据听筒里传回的细微不同的声音，他就知道漏点大小、破损程度，需要什么样的修理。问他，笑答：惟手熟尔。他告诉徒弟，要用耳、用心，更要用脑，“善假于物也”。

“光缆出问题，监控系统可立即发现，并准确判断故障点。输水系统可以吗？”我问老葛。“不知道。也许以后可以，都已经人工智能了。”老葛摇头又点头。“智能了，就用不着你们了？”我对老葛笑了笑，老葛也笑了笑。

现在还有听漏，以后呢？同样的命运，也许不止听漏这个职业。

月光漫过老葛鬓角的白霜，《孤勇者》的小调在他身后越拉越长。这个与地脉对话的人，正把城市的水脉声纹，一针一线绣进时光的褶皱里。